

Sago and Kago: The History of Memory of *Hiri* in the Southeast Coast of PNG

一、前言：

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以下簡稱「巴紐」)知名小說家 Albert Maori Kiki 在巴紐獨立前出版了自傳小說題名為 *Ten Thousand Years in a Lifetime: A New Guinea Autobiography* 意涵著巴紐在二十世紀初、中葉歷經殖民治理的社會快速變遷(Kiki 1968)。2015 年, 巴紐慶祝獨立四十週年, United Church 巴紐辦公室祕書 Uvenama Rova 指出“*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for we have come from the Stone Age into the rocket age in one life time*” (Salmang 2015:4)。前 *BBC Sport* 作者 Daniel Etchells 評論在巴紐首都 Port Moresby 所舉辦的第十五屆南太平洋運動會後, 在 *insidethegame.biz* 上發表篇名為“*Port Moresby 2015 just the beginning for Papua New Guinea*”文章中寫道“*Based on what we’ve seen during Port Moresby 2015, there are definitely a number of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Papua New Guinea’s ambitions are a lot more than a pipe dream*”。Uvenama Rova 和 Daniel Etchells 的說明值得注意, 前者從國族主義的觀點出發, 後者從運動發展的角度來看, 國族主義與運動發展兩者息息相關; 而且, 他們對於巴紐的看法並不是少數或是美化裝飾性的修辭, 而是巴紐社會普遍的氛圍, 這樣的氛圍相信巴紐近幾年正在、並將歷經鉅大的國家社會變遷, 並堅信將把巴紐帶往美好的未來, 它的極致化為 *Papua New Guinea Vision 2050* 中所條列的¹。是什麼樣的力量轉動巴紐社會鉅變之輪? 並支撐這樣的氛圍? 為何在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Index(2013) 排名全世界第 156 的國家, 以及暴力與犯罪率極高、物價高於美國、澳洲多數城市, 但法定時薪卻不到一塊半美金的首都 Port Moresby 對未來如此樂觀? 這樣的變遷對於巴紐的鄉村(grassroots)意義為何?

這個轉變和從 2009 年開始興趣並於 2015 年 5 月開始生產與外銷的天然石油氣計劃有關 (Liquefied National Gas, 簡稱 LNG)。PNG LNG 是一個複雜龐大的計劃, 總投資金額高達 19 億美元, ExxonMobil 在巴紐的分枝 Esso Highlands Ltd(EHL)²為主要股東。計劃中高地的天然氣田(gas field)包含了 Hides、Angore 與 Juha, 天然氣經由 300 公里陸上與 400 公里海上的天然氣管, 運輸到位於首都 Port Moresby 以西 20 公里的天然氣液化廠進行液化加壓的工作 (Nelson and Valikai 2014), 並從海岸延伸出去的碼頭讓 LNG Tank 船裝運出海, 目的地主要為亞洲市場, 包含中國石化(Sinopec)、東京電力公司(TEPCO)、大板瓦斯株斯會社(Osaka Gas Co. Ltd.)與台灣中油公司(CPC Corporation) (ExxonMobil 2014)。

PNG LNG 在開始生產前被預計將使得巴紐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加一倍或二倍, 而預計巴紐 2015 年的經濟成長率將為 15%。這樣的計劃不只是數字上的改變, 對於巴紐國家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 學界與政界也開始關注此議題。在 2015 年 6 月 18、19 日, 澳洲國立大學的發展政策中心(Development Policy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大學商業管理學院(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Papua New Guinea)合辦的 2015 PNG UPDATE 主題為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LNG Era*, 這個“LNG Era”被描述成“game-changer”或是“a critical moment”; 另一方面, 在開幕的致詞中巴紐財政部長 Hon. James Marape 宣稱

PNG LNG 是一個神話“a myth”；也有學者認為 LNG “clouds our vision”，並質疑 PNG LNG 所生產的驚人數字並沒有真正化為社會發展(human development)，亦指出稅收與政府預算之間的不平衡，造成國家赤字是 1975 年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時刻。

二、研究地時與資料收集：

為了理解 PNG LNG 對於村落社會、文化與國家的影響，我於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至 7 月間在巴紐待了 8 個月又 23 日，大部份的時間停留在位於首都 Port Moresby 以西約 20 公里的 Boera 村落並進行資料的收集。村落的選擇主要有兩個考量：第一、雖然 Boera 並非位於 PNG LNG 上游天然氣田的區域，它卻是位於下游天然氣液化廠區受影響的四個村落之一，再加上 Port Moresby 的不斷擴張³，使得社會快速變遷。第二、根據口述歷史，十幾世代以前 Boera 村民 Edai Siabo⁴受到「精靈」的啟示而製作 *lagatoi* 並開始 *hiri* 貿易，把村落製作的陶器運到 Gulf 省份的 Kerema 交換西穀米 (sago) 與檳榔，也使得其它 Motu 村落也開始進行 *hiri* 貿易。自 1950 中葉後 Motu 村落已經不再製作 *lagatoi* 與從事 *hiri*，*lagatoi* 與 *hiri* 已經成為 Motu 族群的文化象徵、傳統 (kastom) 或文化遺產 (culture heritage)。因 Davage 被稱為 *hiri* 的發源地，而口述傳說 Edai Siabo 也被尊為 *hiri* 的始祖，據此 Boera 村民宣稱他們是 *hiri* 的主人，*lagatoi* 是屬於他們的。每年的 Hiri Moale Festival 於首都 Port Moresby 舉行，使得 Boera 村民認為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並試圖在村落裡的 Davage 自行舉辦慶祝活動，使得「傳統」充滿了政治意涵與角力。

在 Boera，除了進行田野訪談外，我參與了南太平洋運動會聖火⁵傳遞活動的 *lagatoi* 建造過程，三個 Motu 村落各製作一艘 *lagatoi*，Boera 為其中之一。在 Port Moresby，我參與了 2014 的 Hiri Moale Festival、2015 六月底的 Baton Relay 及 7 月初的南太平洋運動會的開幕典禮。

除此之外，我兩次前往了 East New Britain 省份收集資料，第一次於 2015 年 4 月前往 Rabaul 的 Rarongo Theological College⁶ 的圖書館閱讀三位 Boera 牧師 (pastor) 的學位論文，他們的論文試圖從神學的角度去解釋 *hiri* 傳統與 *lagatoi* (to theologize *hiri* and *lagatoi*)⁷；第二次則於同年 7 月前往 Kokopo 的 National Mask Festival。

由於參與了 *lagatoi* 的建造過程，而對於 *lagatoi* 的建造少有文章提及，因此，以下會簡短說明 *lagatoi* 的建造過程。之後，我將以南太平洋運動會的開幕典禮說明巴紐在 PNG LNG 的推動下成為絢麗的 petro-state 與 Pan-Oceania nation。最後，將論及村落生活中，透過村民如何講述 *eregabe* (新世代)、身體建樣及巫術普及化的現象，進為對 PNG LNG 所帶來的影響進行批評。

三、*Lagatoi* 的建造

在 2015 年 3 月 26 號起從特別行政區 Port Moresby 出發，由 Oil Search 斥資 5 百萬 Kina (近 2 百萬美金) 進行 baton relay 的活動。以巴紐的 kundu 樂器作為聖火，傳遞 100 天並繞行巴紐 22 個省份，並於 6 月 29 號回到 Port Moresby。為了迎接 baton，特別行政區委員會 (National District Capital Commission, NCDC) 決定建造三艘 *lagatoi*，並委由 Lea Lea、Boera、Gaire 三個 Motu 村落協助建造。

建造 *lagatoi* 所要面對的兩大問題：船底的長形獨木舟(*vanagi*)與人力的來源。就第一個問題，因為 Port Moresby 附近的森林已經很難找到巨木做為 *vanagi*，因此，*vanagi* 的來源是一大問題。NCDC 的 Motu-Koitabu Assembly 提供了每一個村落三個 *vanagi*，並托運至村落裡，省去村落得自行去尋找 *vanagi* 的麻煩。除了 *vanagi* 之外，其它主要的材料還有細長木頭、紅樹林木、乾香蕉葉、藤(*vanea*)。這些素材中有些在村落附近的森林即可找到，有些則需要到更內陸的 Koiari 去取得。第二為人力問題，人力則由村內承攬建造的長者(*baditauna*)⁸ 邀請氏族(*iduhu*)裡的年輕男子(*memero*)來協助。一般為 *baditauna* 的兒子(*natuna*)與孫子(*bubu*)。*Baditauna* 主要是教導年輕男子技術技術並監督過程與每日進度，年輕男子則提到了主要的勞動力來源，*lagatoi* 是屬於男人的領域，在建造過程中，從未見過一名女人登上 *lagatoi*。年輕男子工作其間，*baditauna* 需要準備檳榔(*buatau*)與香煙給年輕男子；*baditauna* 家裡的婦女則負責煮食，以提供中午與晚上的餐點。

建造 *lagatoi* 極需要固定的勞動力，因此，如果在 *iduhu* 裡社會聲望不足以及子肆不夠，則很難建造 *lagatoi*。人力之外，建造工程還需配合海水漲、退潮。漲潮時海水把笨重的 *vanagi* 浮起來，才有辦法將三個 *vanagi* 連結綁起來，因此，製作時需要長時間浸泡在海水裡面；退潮時，海水則可以退至百公尺遠處，*lagatoi* 則擱在沙灘上，此時無法進行太多的工作。以下為在 Boera 的觀察：

1. 前置作業

NCDC 提供了三艘 *vanagi* 並拖至村落的海邊，然而建造 *lagatoi* 需要大量的材料，*baditauna* 則派他的大兒子 *doritauna* 去尋找。取得的紅樹林木需要用短木棍槌打去皮；用竹針將大形葉子串起來，以作為船體側邊防止海水打入船內之用；藤(*vanea*) 則需要削薄作為網綁連結船體之用。

2. 建立船底

被擱置在村落海邊的三艘 *vanagi*，*baditauna* 乘著漲潮時，村裡的人一起幫忙才將它們拉往海裡，並移往 *baditauna* 住家房屋(*ruma*)後方的海上。一開始需要對 *vanagi* 進行修整，以便將三個 *vanagi* 連結在一起。為了讓三艘 *vanagi* 可以在同一個水平面上，以便網綁，需要在 *vanagi* 內灌入不同容積的水，讓它們停在差不多的水平面上。三艘連結好之後，就是在它們之上建立船底，因為紅樹林⁹質地堅硬，因此適合作為船底，讓建造者可以在上面走動。

3. 側邊工程

海水打入船體內是大禁忌，因此，*lagatoi* 船底建造好之後，需要用乾的香蕉葉將 *lagatoi* 兩側 *vanagi* 的邊緣塞死，並在兩側鋪上前置中所縫製的葉子，最後，在 *baditauna* 的指揮下 *memero* 要將這些防水設施與船體打緊、打實。

4. 兩個房子

Lagatoi 基本上是一個前後、左右對稱的船體，因此，在前部與後部各做了一個屋子(*ruma*)，這些房子是傳統 *hiri* 貿易中給 *baditauna* 與 *doritauna* 休息的地方。這兩個屋子是由重量較輕的椰子葉中間的梗作為材料。

5. 帆與「關」(*koua*)

船體都完成後，即把一整顆樹木作為支柱(post)，並把帆掛在船中央。這些都完成後，最後的動作即是把船體「關」(*koua*)起來，也就是需要在船體的前後，船體與海水接觸的地方，用香蕉葉把縫隙「關」起來，一來防止海水從這些縫隙打入船體，二來也防止強勁的海風吹入 *lagatoi* 前後的「房子」裡。

在建立 *lagatoi* 中，*koua* 是重要的概念，對於要達到「關」的動作，其目的是要讓船體牢固，並防止海水的進入。*koua* 是區隔「濕」與「乾」的重要過程，不只體現在 *lagatoi* 的建造過程，也在行動、飲食與空間的區隔，傳統上在 *baditauna* 決定要從事 *hiri* 時，就要開始生火，且火不能滅，*baditauna* 與 *doritauna* 只能吃「乾」的食物，只能火烤，不能水煮。而 *baditauna* 的太太也必需要「關守」在房子裡面不能出來，也不能洗頭髮直到 *baditauna* 從 *hiri* 回來，因此，*koua* 是確保 *hiri* 過程中的重要關鍵。

四、炫目的開幕式：

Apter(2005)指出因為石油的發展，使得 Nigeria 成為“The Pan-African nation: Oil-money and the spectacle of culture in Nigeria”。那麼第十五屆的南太平洋開幕式典禮所展現的則是巴紐做為 LNG 所帶來的 Pan-Oceania nation，*lagatoi* 因所代表的海洋連結意涵而扮演著重要角色。

南太平洋運動會自 1963 首次在斐濟的 Suva 舉辦以來，巴紐總共主辦了三次¹⁰，最近一次 Port Moresby 主辦是在 1991 年的第九屆運動會。2015 年這次的運動會被形容為“historic, memorable and a colorful spectacle”與“the epic opening ceremony”。不只是開幕典禮的光彩奪目，Port Moresby 興建與翻修大形場館如 John Guise Stadium, Hubert Murray Stadium, Taurama Aquatic and Leisure Centre 也驚豔其它南太平洋島國。其中可容納 15000 人的 John Guise Stadium 就是運動會開幕典禮的場館，並由 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 宣達英國女皇 Queen Elizabeth 的訊息並宣告運動會的開始。

開幕典禮當天場館坐位沒有一個是空的，場中央的綠草皮上則矗立了四個高台柱，分別代表巴紐四個區域(Southern、Momase、Highlands 與 New Guinea Islands)並包圍起了主舞台，在紅色跑道上則放置了白色 *lagatoi* 模型。當晚，來自 22 個省份約 900 多名表演團體，以及 1000 名 Port Moresby 市區的學生演出了巴紐的多元文化秀。雖然，多元文化下的統一(unity in diversity)是重要的概念，但 *lagatoi* 與 *kundu baton* 點亮海螺聖火台(cauldron)卻豐含意涵並掀高潮。

由 1000 名來自 Port Moresby 的學生拿著小燈，在黑暗中代表著海水潮流，而小的 *lagatoi* 模型則在人海上漂動，兩艘大型的 *lagatoi* 被搬上了主舞台，Motu 表演者則一連唱了三首 *hiri* 歌曲。之後，另一個高潮則是 *baton* 的進場，由老、中、青三代的運動員接力傳遞，倒數第二棒的 Steven Kari 將 *baton* 交接給了穿著傳統 Motu 草裙(*rami*)的英聯幫運動會舉重金牌得主 Dika Toua，她在主舞台上甩起了 *rami*，並開始往聖火台的階梯走往上爬，到達了聖火台，她再次甩起了 *rami*，並點亮了螢光海螺，並秀出大大的“Wan Solwara”，煙火也同時齊放。“Wan Solwara”為 Tok Pisin，表面意為 one salt water，意即為「一個海洋」(One Ocean)。Lagatoi 原本連結了 Port Moresby 的 Motu 族群與 Gulf 省份的 Kerema，在運動會中，它航行於人海上串連起南太平洋島國，並形成對一個南太平洋文化的認同。

被喻為空前且驚豔的運動會開幕典禮，瀰漫著對身為 PNG 一員的驕傲並非憑空而來，它是由 PNG LNG 所支撐的 petro-state 的文化生產，不只是對於“*One Nation*”國族主義的驕傲，還是 Pan-Oceania 的國家，並在南太平洋區域起著帶領者的角色。做為 petro-state，巴紐的 nationalism，不只表現在南太平洋運動會的開幕典禮上，自 2012 年起 PNG 政府開始實施的 Tuition-Fee Free(TFF)政策，使得過去因為沒有辦法付擔學費的學生，不會因此而挫學。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政策則是甫於 2015 年 2 月新上路的 PNG NID (National Identity Project)，讓國家統計一向不可靠的巴紐，其人民可以被國家 identified，並成為巴紐的公民(citizenship)。

Coronil 在 *The Magical State* 一書中指出委內瑞拉國家(state)權威是建立在石油業的發展上，並透過魔幻(magic)的手法去重塑國族(nation)，並說明這種魔幻“alludes to an extraordinary reality as well as to the selec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elements that create the illusion of its existence through invisible tricks that exploit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1997:3)。在奈及利亞也有相同的情況，Apter 在分析 Festac '77 節慶中指出，商品化的傳統文化“masked a complex series of ethnic conflicts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which intensified under oil-capitalism”(1996:442)。

相同的，在這樣炫目的石油國家主義之下試圖去掩飾國內社會與國際市場資本的不穩定。石油價格的下迭以及巴紐貨幣(Kina)對美元的不斷趨弱，使得經濟長成並沒有預期中的好，而政府稅收與預算之間的不平衡，使得國家赤字是歷年來的新高。國家推動的免費教育(Tuition Fee Free, TFF)下，有些地區與省份並沒有辦法如期拿到經濟去推動政策；醫療經費也不斷被砍掉；PNG LNG 計劃的地主因遲遲無法拿到土地使用費(royalty payment)，而對政府揚言要關掉廠區；不法挪用公款與貪污問題屢見不鮮，但這些問題並沒有因此使得巴紐國族主義的發展產生影響，卻在魔幻的手法中被強化。

五、強壯的公司與軟弱的身體

如果南太平洋運動會的開幕式是一個魔幻激起巴紐的國族想像。那麼，巴紐的 grassroots 是如何經驗當代巴紐的改變，尤其是在“LNG Era”？因此，以下我將以 Boera 村落的觀查與訪談做為說明，尤其是村民談論現代中的身體、年輕世代的態度問題以及巫術。

巴紐前總理 Michael Somare 在接受前資深 ABC 記者訪問時曾說“*We Papua New Guineas have an attitude problem*”，這裡的態度問題是指人們對於不屬於他們的東西想佔為己有，或存在著不實際的幻想 (Dorney 2005:5)。在田野期間，「態度」問題也不斷被村民提及，而這「態度」問題又和年輕世代緊密連結在一起，有別於古老的美好時代。年輕人稱為 eregabe 或是 uru matamata(new generation)，一般而言，即是是結婚有小孩子的二、三十歲人也被稱為 eregabe。

「態度」問題可以表現在幾個面向：第一，會議、討論事情或是彼此分享故事都可以稱為 *hebou*，參與討論的人群所圍起來的中央空間¹¹是放置食物、茶、檳榔的地方，無論是坐在沙灘上、房子下、或是屋子裡的地板上，即使該空間沒有放置任何東西也是禁止隨意被穿越過的，如果有事情要到另一端，則需要從 *hebou* 人群背後繞道而過。然而，現在的小孩子或是年輕人卻有意或無意地穿越這 *hebou* 的空間(尤其是當小孩子在盡興地玩耍追逐時)，並遭致年長者的謾罵，年長者常抱怨他們小的時候如果

有大人們在 *hebou*，他們非得躲得遠遠的不可，不敢接近。除了 *hebou* 之外，在屋內大部份的情況是坐在地板上，因此從成年男子面前走過也是不被允許的，除非得到許可，否則也將遭到口頭上的責罵。

另一個對於年輕人「態度」問題是他們不工作，並整天在村子裡 *loa kava*、*loa kava* (或 *loa loa kava kava*)，即指漫無目的的在村裡面走來走去，吃飯、睡覺、聊天。一位氏族的長者下一個註解曾說：「我們 Motu 人很惰，我們不為錢工作，我們讓錢幫我們工作。」捕魚、打獵、耕地種田或是 1950 年代以前的 *hiri* 都是非常「硬」的工作(*gaukara auka*)。然而，現在的年輕人有態度上的問題—不工作，年輕人的田地(*uma*)並不在村裡，而是在城裡(指 Port Moresby)，即年輕人不從事勞動從土地上收獲食物，而是從城裡的超市買的食物。因此，他們的身體是很懶散的、很軟弱的。尤其是 2009 年 LNG 進入到附近的區域之後興建工程開始至 2014 年結束後，大部份的年輕人回到村落裡沒有固定的工作與收入。年輕人也被指控使用大麻、喝酒，特別是“homebrew”，即自釀並號稱酒精濃度高達 100%，因為年輕人沒有工作，買不起啤酒，只能買村民自釀的酒。相反的，喝啤酒或是買啤酒請別人成為重要社會地位的象徵。村裡 2013 年一段時間曾實施過「宵禁」，禁止晚上十點過後在村子裡面走動，因為毒品、酒精的影響下，造成過多的社會衝突，以及未婚女子懷孕的情況。

市場經濟與教會教育的影響並沒有使得巫術消失，相反的，村民卻指出巫術有增加的情況。做巫術的動機主要是嫉妒，然後，指控別人做巫術是一件很大的事件。例如，有一天走進村子裡，看見小朋友們群體驅湧在一起，一般這種情況就知道有打架的情事發生，我站在村落中央的沙灘上，一位約三十年的男子從一個牧師房子外的橋走下來，這名男子手裡拿著一把森林砍刀(*machete*)一臉氣沖沖地穿過村子的中央，後面則是跟著兩名該男子的女性親屬，她們邊走邊向村落咆哮不要隨便傳謠言(*asio gwau kava kava*)。原來該名牧師與他的太太在某天晚上經過小學時旁邊的小徑時，看見一隻紅眼睛的大狗變成了這位氣沖沖的男子，這位男人並上次擁抱牧師並跟他說對不起，他不應該做巫術來害人。「變形」是做巫術(*mea or puripuri*)的一種表徵，巫術在村裡是時有所聞，除了「變形」之外，透過食物、石頭、檳榔等也是做巫術的目的。

有趣的是，施巫術者並不只是年長者的知識，而是和 *eregabe* 的意象連結在一起。Motu 族群是靠海的族群，自稱並不會做巫術(事實上，日常生活中的巫術治療是普遍的)，而靠山裡的族群就善於做巫術，例如內陸的 Koiari 人以及久遠以前從 Koiari 遷到沿海的 Koitabu 人。村民指出，以前都是請 Koitabu 或是 Koiari 人做巫術，然而，現在很多村落裡的年輕男子拿很多錢到 Koiari 的巫師那裡學習巫術，並回來做巫術害人，也使得村裡巫術案件增多。新世代年輕男人、現代經濟的金錢與巫術被連結在一起。年輕人的「態度問題」、「不工作」、「軟弱的身體」與「施巫術」成為村裡年長者對於巴紐現在化的道德批評，尤其是在 PNG LNG 來了之後改變了一切。

在過去，村子裡出現在不少高學歷、在政府工作、說一口好英文的知識份子，相較於過去，村子裡現在連一位 UPNG 的學生也沒有，學生只唸到八年級或十年級就不再上學而待在村子裡面。熟悉村落學校體系即知道，教師教學品質某一個程度和政府系的穩定性有關，比如，學生常常去到學校之後就馬上回來，因為老師沒有出現在學校，而是去城裡的銀行或 ATM 確認上次未發的薪水是否已經進入帳戶。即使 PNG LNG 於 2009 至 2014 提供了年輕村民短暫的工作機會，但現在大多數的人又回到村落中而沒有太多的機會。

巴紐村落正面臨著快速的熟遷，尤其是首都 Port Moresby 近效的村落，城市快速發展與擴張，但基礎設施與服務並沒有辦法取得。2018 年 Port Moresby 即將舉辦 APEC 會議，巴紐居民與村民引領期盼與驕傲。而巴紐計劃中由法國 Total SA 將興建第二個 LNG 稱為 Papua LNG，預計將液化加壓廠設於比 PNG LNG 靠近 Boera 村落的 Caution Bay。村民信心滿滿的稱第一個 LNG 是總投資金額達 billion 美元的計劃，而第二個 LNG 是 trillion 的計劃，然而，其對於村落社會的變遷也將更巨大。

參考書目：

Apter, Andrew. (2005). *The Pan-African Nation: Oil and the Spectacle of Culture in Nige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pter, A. (1996). The Pan-African nation: Oil-money and the spectacle of culture in Nigeria. *Public Culture*, 8(3), 441-466.

Coronil, Fernando. (1997).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tchells, Daniel. (2015). *Port Moresby 2015 just the beginning for Papua New Guinea*. July 18, 2015, Saturday. *Inside the Games*.

ExxonMobil PNG. (2014). *Inside the PNG LNG project: The Story of the Project and the People Who Made It Possible*. Port Moresby: ExxonMobil PNG.

Karl, Terry Lynn. (1997).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iki, Albert Maori. (1968). *Ten Thousand Years in a Lifetime: A New Guinea Autobiograph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Nelson, Jane, & Kara Valikai. (2014).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Long-term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the Construction Phase of the PNG LNG Project*. Cambridge, MA.: The CSR Initiative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Salmang, Grace Auka. (2015). Celebrate as ONE NATION. PNG Post-Courier, September 18, 2015, Friday, Page 42.

田野圖片



圖片 01. Boera 村民製作 *lagatoi* 並於 Ela Beach 參與 2014 的 Hiri Moale Festival



圖片 02. 參與 2014 Hiri Moale Festival 的 Boera 村民



圖片 03. 被打下樹皮的紅樹林木，作為建造 *lagatoi* 的材料



圖片 04. 參與 *lagatoi* 的製作



圖片 05. 村民協力於漲潮時 將 *vanagi* 拉至海上



圖片 06. 三艘 *vanagi* 被推至海上



圖片 07. 三艘 *vanagi* 被連結起來做為 *lagatoi* 的底部



圖片 08. 重新調整 *vanagi*



圖片 09. 乾香蕉葉被塞在 *vanagi* 的側邊



圖片 10. *lagatoi* 的側邊



圖片 11. 在 *baditauna* 的指揮下，男孩們一起打 *lagatoi* 的側邊打緊



圖片 12. 稱為 *boroma kahauna* (意為「豬的腳印」) 的綁法



圖片 13. *kuatu lavara* (意為「蛇盤起來的圈」) 的綁法



圖片 14. 最後將船前後 *koua* 起來



圖片 15. 接起帆



圖片 16. *lagatoi* 啟用，並交接給 Motu-Koitabu Assembly 的主席 Miria Ikupu



圖片 17. Kairuku-Hiri 選區的議員(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Peter Isoaimo 也到村裡參與 *lagatoi* 的啟用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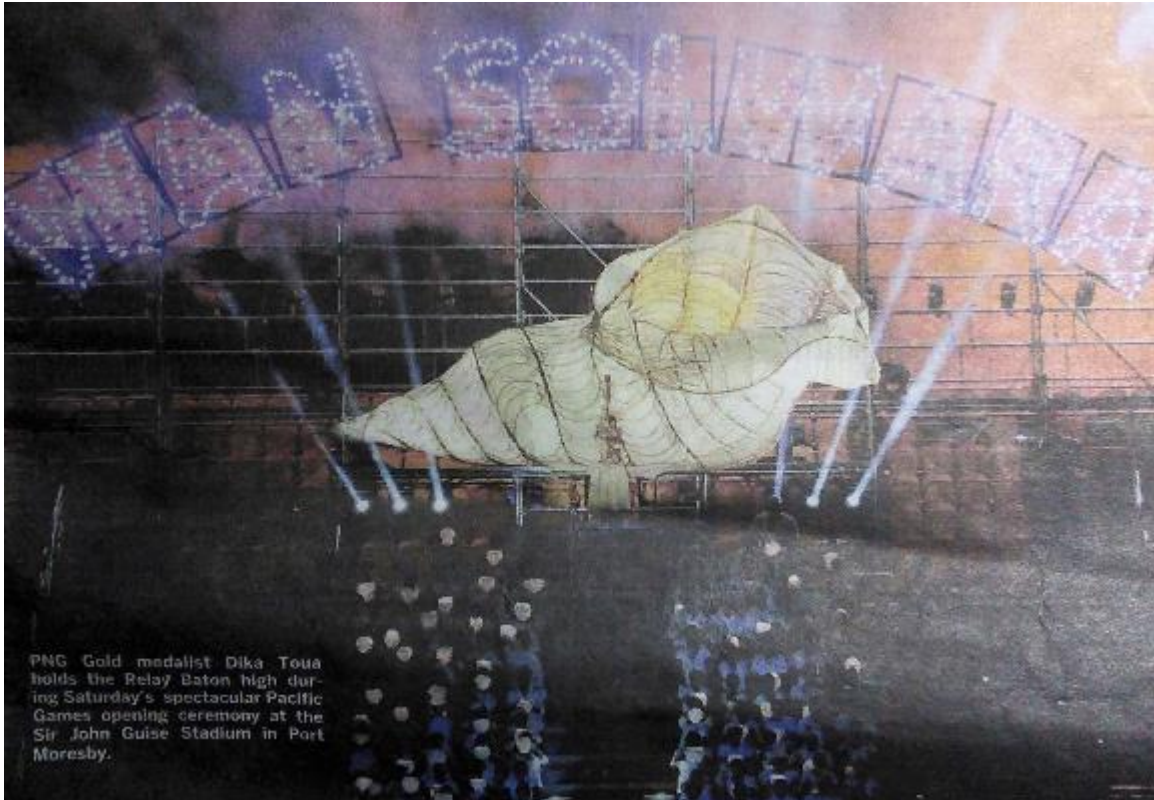
圖片 18. 於 Ela Beach 三艘來自 Boera、Lea Lea 與 Gaire 的 *lagatoi*(由左而右)迎接 baton 回到 Port Moresby



圖片 19. 第十五屆南太平洋運動會開幕典禮前現場



圖片 20. 南太平洋運動會開幕典禮中 *lagatoi* 成為主軸



圖片 21.“Wan Solwara” (One Ocean)概念串連起南太平洋島國 (來源：PNG Post-Courier July 06, 2015)



圖片 22.Boera 村民重要的漁場 Hidiha 島



圖片 23. 當季節吹起乾燥的東南季風時，Boera 開始焚燒乾草與樹林，一方面驅趕動物以便打獵，另一方面可以驅趕蛇的出沒



圖片 24. 教會 Youth Fellowship 於 2014 年的 Mini Rally 活動，此為 marching 項目



圖片 25. 新的 Rumabada (「大房子」，即為牧師的住所) 啟用典禮



圖片 26. 2014 年聖誕節慶祝活動，村民唱著 *peroveta* (prophet songs)



圖片 27. 2014 年聖誕節慶祝活動，村民準備食物



圖片 28. 參與朋友逝世週年紀念



圖片 29. 參與喪禮完後的分食



圖片 30. 參與喪禮完後分食豬肉

圖片

註釋：

¹ *Vision 2050* 是由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Taskforce 所編輯，並由 GoPNG(Government of Papua New Guinea)所出版，在封面頁寫道“*We will be a Smart, Wise, Fair, Healthy and Happy Society by 2050. We will be ranked in the top 50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by 2050,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and national advancement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smart innovative ideas, quality service and ensuring a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in a safe and secure environment for all citizens*”。

² EHL 的名字於 2014 年不再使用，更名為 ExxonMobil PNG。

³ Port Moresby 的擴張，可以從幾個面向來談，例如 Port Moresby 港口已不敷使用，開始往西邊的 Motukea 移動；位於 Konedobu 的海軍基本也將重建，舊址將要蓋新的城鎮 Lakatoi City，Konebada Petroleum Park 的重新發展。由 Boera landowners company 與馬來西亞建商合建的 Edai Town。

⁴ 口述傳說中，*lagatoi* 的創造以及 *hiri* 的開始並非是在 Boera 村落，而是位於村落西北方約 1 公里名為 Davage 的沙灘，這是舊聚落的所在地，於 Davage 的小丘上可以發現大量的陶碎片。後因村民發現 Boera 有大量的地下水源，因此從 Davage 遷到 Boera 現址。

⁵ 此活動被稱為 baton relay，以具巴紐特色的敲擊樂器 kundu 取代聖火。

⁶ Rarongo Theological College 為訓練 United Church 牧師的大本營。

⁷ 他們的論文分別為：Daniel Guba Avei (1997). *A Theological Holiness in the Lagatoi: A Comparative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Holiness in the Lagatoi, with the Biblical Understanding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Boera Hanua*；Barbie S. Seneka Moi (1998). *The History of the Hisiubada Church in Boera Village, East Redscar Circuit, Papua Mainland Region*；Heagi Daro (2001). *A Theology of Salvation in the Lagatoi Culture: A Comparative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alvation in the Lagatoi Culture, with the Biblical Understanding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Boera Village*。

⁸ 傳統上 *baditauna* 為 *hiri* 的發起者與組織者，其副手稱為 *doritauna*，*lagatoi* 上的兩個屋子則分別給這兩位靈魂人物休息的地方。

⁹ Port Moresby 週圍沿海即是紅樹林的生長地，村民也到紅樹林採集貝類、抓螃蟹。

¹⁰ Port Moresby 第一次主辦為 1969 年的第三屆運動會，第二次為 1991 年第九屆的運動會。

¹¹ 在 *lagatoi* 的空間裡，*irutahuna* 是一個位於兩個帆中間的位置，船員不可以穿過；*irutahuna* 也是住家房子裡地板中央的位置；*irutahuna* 也是神聖的地方，是小孩不可以嬉鬧處。